老子集解

老子集解序

大寧居士薛蕙

嘉靖庚寅予爲老子集解其後屢有修改丙申之冬復加刪定自謂有補於道德之萬分廼自序之昔老子有言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周之衰先聖之道未絕賢人君子猶有爲性命之學者且天下知尊老子而老子之言世猶莫能知也况至後世道術數傳數變

學者舍本趣末毀所不見且詆訾老子爲異端則其肇之於書者天下葢莫能知矣閒有高明好古之士澹泊學道之徒爲能有味於其言然非研精覃思亦安能自知其性以真知老子之言哉始予蚤歲嗜神仙長生之術凡神仙家之說無不覩也晚讀老子而好之當是時予方嚮慕聖人之道致思性命之理葢久之而若有得考諸老子無異也。迺知昔

之所嗜者第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老子之道惟導人反其天性而非異端之流也夫性命者道也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矣其所同傳故異說是則同乎此者謂之同異乎此者謂之異乎見後人之異矣未見老子之異也今夫老子之書蓋皆性命之說多出於上古聖人之遺言故

古者敘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謂之異端矣道者脩之身以及天下天下之事無不統也後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皆予所未喻也予又竊怪夫方士之言養生者往往穿鑿於性命之外不知長生之道不越乎養性世儒率言知性知天而斥小養生不知養其性者卽同乎天道而不亾此其不聞性命之實不合聖人之道者邪傳曰禮失求之野聖人之

道不明於世久矣學者求道而未得此老子於野而求之何不可者况老子古之史官孔子之所嚴事豈野人之比而已乎然老子之書學者恒病其難讀蓋其辭約其道大所謂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也古註之今者其善否則不可知今之傳於世者未有明老子之意者也予爲此解其間文義之小者儻有未盡若夫揚摧本指發揮大義明聖人之

微言究性命之極致竊以為近之矣有欲求老子之道者必以乎解為指南乎老子曰自矜者不長又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其言非以相反夫各有所當也乎之不遜亦異世之君子無聽我藐藐藐庶幾為入道之一助云

老子集解上

大寧居士薛蕙

道經老子書凡上下二篇上篇曰道經下篇曰德經故或稱道德經云吳幼清曰按道經德經云者各以篇首一字名篇後人因合二篇之名而稱爲道德經非以道德二字名其書也愚按史記老子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然則今書分上下二篇者迺其書之舊而篇題曰經者蓋後人尊之之辭也漢書藝文志古之解老子者有老子鄰氏經傳老子傅氏經說老子徐氏經說是在漢代已稱爲經然三家者止皆曰老子某氏所謂非以道德名其書者信矣

無名即樸
散圓明照
上所之圓明
有名即所也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本無爲若道可爲者乃有爲之事非常道也道本無名若名可名者乃有形之物非常名也蓋無爲者非爲之可爲無名者非名之可名也可道如是不虛道之道常者恒久不變之謂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無名有名並指道而言無名者道之體也有名者道之用也道體虛無未始有物無得而有名矣神化變動自無而有乃名於有矣虛無之理先天地生此所以爲天地之始也及其有也則萬物自此而生此所以爲萬物之母也或疑道常無名矣又謂之有名此何以異於可名邪夫有名者非眞有形也特對無名言之而以爲有名耳且謂之萬物之母非指萬物而言也夫豈可名之比哉故常

上當有性字

常者衆人無所不用其心思不可間斷也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欲如性之欲也之欲

猶意也情也徼竅也通物所出之孔竅也上言有無二者迺道之本體也故人當從事於此得此二者天下之能事畢矣常無欲之時以觀察其微妙蓋無思無爲復反無名是卽天地之始也常有欲之時以觀察其孔竅蓋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卽萬物之母也老子於此不徒曰無欲有欲而曰常無欲常有欲者迺其致意之深也蓋常與妄相反常則不妄矣妄則非常矣一動一靜循天之理迺其常也若一涉於私意是則有我之妄心而非眞常之謂矣故無爲而順其常者至人所以全其天也有爲而流以妄者衆人所以流於人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亦若老子之言是也

此兩者同出而

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通結上文兩者謂有無也皆原於道故曰同出曰有曰無故曰異名玄者深遠而不可測之意玄之又玄以深嘆其不可測也衆妙之門言天下神妙之理皆出於斯二者也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善者美之極也上古之世民皆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無它民皆同乎美善故不知美善之為異也後世由有惡者始知美之為美由有不善始知善之為善及世益衰美善益著蓋惡與不

此云有善必有惡有利必有弊故聖人無為者王者網羅[illegible]人為[illegible]犯上之所以下之甚焉為不如無[illegible]恬乎道矣

善至衆而美善至寡矣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喻美惡善不善相形而有傾不平也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此言聖人以道化天下也事以無為為事敎以不言為敎蓋修其本而不恃其末天下化之矣不善之習變而上善之俗成矣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此以下因言聖人功成不居之事作猶生也萬物仰聖人而生聖人能共給之不辭拒也能生之未嘗私之為已物也能為之未嘗賴之為已利至於功旣成矣終若無與於已而未嘗自處也老子之書其讚美道德天地性

惟不矜[illegible]天下莫與爭功與此我

往通用此語蓋其道一而已矣夫惟不居是以不去以不居其功故有功居之則反喪其功矣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古之聖人雖用賢而未嘗尚賢其當時之賢者則求居其位而未嘗以爲榮任其勞而未嘗以爲利苟無榮利民將奚爭後世之俗賢者享其名實衆人慕而效之貪欲之心生而爭競之風作矣故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古之聖王未嘗不資貨以養民然懋遷有無凡以佐民之衣食耳非此類也聖人何貴之有不貴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使民足

於衣食則盜竊之源塞矣故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心本靜亂而失其常者感於可欲之物也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無知之知如字知者之知去聲聖人之治天下塞富貴之塗屏紛華之物使民消其貪鄙之心守其素樸之行恬淡而無所思心之虛也故神氣內守而腹實矣退怯而無所爲志之弱也故精力不耗而骨強矣無知無欲人心本如是耳化於物而迷其初遂多知多欲以自累使民無知無欲蓋反其本而已知者好生事以擾天

下知無爲有爲之損益則懼而不敢妄爲矣太安人之道莫善於無爲故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

沖不盈皆虛也道之體本虛及夫用之則亦猶或不盈跡若有事而實則無物何盈之有或靜或動一而不變蓋沖虛者其常也淵深也宗主也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挫其銳者權挫芒銳用柔弱也解其紛者解釋紛結不繫累也和其光者光而不耀則渾然矣同其塵者大同於物無所異也湛者

澄寂之意有物存焉而**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袮無形體故曰或存

之先子謂有所從生象以也帝天帝也天者有生之最先萬物之所從生也道不知其何自而生其疑若在天帝之先此莊子所謂自本自根也老子之書於此義往往言之非直贊美夫道也蓋其致意深矣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仁謂私心親愛之也芻狗古者結草爲狗用之祭祀祭畢則棄之喻其無愛惜之心也天地之德大公而無所私親其於萬物任其自生自死天地何容心焉聖人

之於百姓亦如是耳大仁不仁此之謂也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此一節其道甚大與上文義不相屬疑連下二句別為一章橐籥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橐者外之櫝所以受籥者也籥者內之管所以鼓橐者也屈竭也天地之間有至神之物當其虛也非真無物有而不可見耳當其動也其出不窮用之不可既也擬諸橐籥正相似矣此天地之間虛無不測神化無窮之實體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首章之有無下章之谷神皆此意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數色角反○數屢也窮極也承上文而言道體如是本非言之所能為亦非言之所能盡也若求之於言則言語愈多適變至於窮極耳惟忘言而守中則道自不遠矣

谷者虛而能納神則化不死則常生故是以包天地而生萬物

右第五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神者虛而無形感物而應者也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言蓋本於此物有生則有死谷神本自不生故不死也玄者贊美之辭牝者言為天下母也列子所謂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也此理至微學者宜深思而得之則夫天人之道死生之說皆可知矣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老子書大氏用韻故其遺辭多變文以叶韻。非取義於一字之間也如此章曰是謂玄牝則讀牝為否以叶上句曰玄牝之門則特衍其辭與下句相叶或者乃隨語生解既釋玄牝復指一處為玄牝之門殊失之矣天地根謂天地由之而生蓋覆言玄牝之意耳

天地則包萬物矣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蘇子由曰綿綿微而不絕也若存存而不可見也王輔嗣曰欲言存邪則不見其形欲言亡邪萬物以之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用而不勞故曰用之不勤

右第六章

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自古爲玄牝之說者往往不本谷神而別爲異說皆非老子之指也夫關尹子之言盡之矣顧自莊列之後未有能知其說者信乎知言之難也史記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至哉言乎蓋即谷神之說也嘗爲之說曰謂之谷則非有也謂之神則非無也又曰谷神之可見者特其因應焉耳雖曰可見而不可見者存焉是何也蓋可見者皆彼萬物之跡

河上作不之爲本也

楊慶詞于種似以爲五臺幽囚趣長寧其爲者皆有差至人則無異

河上無二字

而非其本體也斂其因應之妙用藏其虛無之實體此谷神之所以爲神也非通神明之德者孰能識之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久自生者自私也不自生者無私也夫道無私也爲道者貴生而自私此不合於道非所以養生也故養生之道莫若不自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由此道也且不自生則無爲無爲則其神凝而可以長生自生則有爲有爲則其神妄動而不息是反自傷其生矣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聖人觀天地不

自生之道知凡求生者盡害生者也故後外其身以法天地天地之不自生也卒之身先身存亦如天地之長久矣身先身存是成其私也原其所以致之顧由於後外其身之無私故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夫聖人之無私初非有欲成其私之心也然而私以之成此自然之道耳如欲成其私即有私也未有有私而能成其私者也程子有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予嘗以其言爲然迺今觀之殆不然矣如此章者苟不深原其意亦正如程子之所訶矣然要其歸迺在於無私夫無私者豈竊弄闔闢之謂哉

右第七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矣幾平聲○衆人之所惡謂卑下也幾近也有德爲難而不爭爲尤難善利萬物其德盛矣不爭處下厚之至也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老道也如水者可謂庶幾於道矣淮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所私澤及蚑蟯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旣德施百姓而不費按淮南之說實推廣善利萬物之義也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此言上善若水也行已不爭避高處下善地也藏心微妙深不可測善淵也其施兼愛而無私善仁也其

言有徵而不爽善信也治國則清靜自正善治也遇事則因應無方善能也進退存亡合於天道善時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尤過也凡所爲爭者自賢以求勝於人也欲勝人者人亦欲勝之能無見尤於人乎其惟謙遜不爭者衆將樂推而不厭迄其所以無尤也章内於不爭之德蓋屢嘆之其丁寧之意至矣

右第八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巳音

以○揣治也持槃水而加盈之非無溢之道也故不如其已厲鋒刃而加銳之適速毀之由也故不可長保借物理之易見者以况下文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

一作枕　一作室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盛滿之勢顛復驕盈以促之所以自遺其咎而不能守其富貴也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四時之序功成者退惟大人爲能法之若夫功成不退復何爲也老子之書往往以天道爲宗故曰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邵子曰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然物理即天理也

右第九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離去聲○載猶承受也營猶熒熒精明之意抱持守也一不二也用志不分者其神常存[illegible]按古者言魂魄或合而言之如左傳心之

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言之如左傳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淮南子天氣爲魂地氣爲魄鄭康成謂口鼻之嘘吸爲魂耳目之精明爲魄是也朱子謂此數說者惟心之精爽爲近是而餘說各有未安又左氏曰天奪之魄矣楚辭曰魂識路之營營以此見古者或重言魂或專言魄義亦相通此云營魄卽魂之謂也

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致極也人始生曰嬰朱子曰專氣致柔看它這箇是甚麽樣功夫專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才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麤了愚謂朱子之說甚善老子之學天下莫能行者此其一也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滌洗除去也玄覽玄妙之見疵病也老子之書標玄以爲極擧之名謂之玄覽蓋微妙之眞見而非

何況非滌〻除覽之謂也

此所言雲霄象才智非法人心已不勞之謂也

世俗之知解矣然或存而不忘則是亦妄見而已必滌除之無使留於胷中而爲眞性之病也以上三者言治身之道下三者言治國之道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

雖愛民治國而不能無爲則非聖人之治矣司馬溫公曰善愛民者任其自生遂而勿傷善治國者任物以能不勞而成

天門開闔能爲雌乎

天門一開一闔言聖人之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雌靜也猶夫闔也聖人之道雖曰一動一靜然當以靜者爲本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聖人之聽政其聰明無所不見然常因萬物之情賢不肖是非使各自明而已之知不勞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用此道也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是謂玄德畜許六反長上聲○通結上文畜養也宰制也世俗之治身治國者患在於有爲以有爲治生生愈傷以有爲治人人愈擾故治身者之養形生必剷心去智外其身而不自生治國者之養民物必在宥天下委萬物而無所與夫無以生爲者形將自正無以天下爲者萬物將自化是謂黃老之玄德而非世俗之所謂德也或曰此六句獨承治國而言

右第十章章首營魄說者不一按楚辭載營魄而登霞王逸註曰抱靈魂而上升蓋專指爲魄也朱子之註亦與逸同但訓載爲加大要謂魄不受魂魂不藏魂則魂遊魄降而人死故修煉之士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

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矣竊謂老子之指果出於此則其立文宜先言魂而後以載魄繼之不應反䦨其辭如後世隱語之爲者老子曉人之意未必然也又抱一云者諸家多以魂魄交媾爲說雖朱子之意亦然疑亦未安且宅章有獨言抱一者其所謂交媾者何哉

蘇氏注曰經語[illegible]參酌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埏音羶埴音殖○輻輪轑也轂輻所輳也考功記曰轂也者所以爲利轉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

也墉土之黏者牖窻也古者之室東戶西牖戶以出入牖以通明只幻清日車載重行遠器物所貯藏室人所寢處有此車有此器有此室皆所以爲天下利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然車非轂錧空虛之處可以轉軸則不可以行地器非中間空虛之處可以容物則不可以貯藏室非戶牖空虛之處可以出入通明則不可以寢處車以轉軸者爲用器以容物者爲用室以出入通明者爲用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愚按章內雖互舉有無而言顧其指意實所以即有而發明無之爲貴也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皆忽而不察故老子借數者而曉之

右第十一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行去聲○爽差也人之耳目本聰明惑於聲色則有若聾盲之患口能別味移於五味則不知飲食之正心本靜也耽於淫樂而發狂行本善也累於貨利而不終此皆不察內外之分不明取舍之術者也

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為並去聲○為腹者內養其神可長久也為目者外玩細娛反自害也上言數者此獨言為目舉一以見例也呂氏春秋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右第十二章

寵辱若驚寵榮也無寵則無辱有寵而失之則有辱是寵所以爲辱也人之累於寵者常若有驚悸而不得寧矣貴大患若身患憂也無貴則無患有貴而慮失之則有患貴所以爲大患也人之累於貴者若有身之爲累矣何謂寵辱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寵者仰於人而非己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惟無寵者人莫能貴賤之寵非爲下而何得失之際皆動其心寵辱非若驚而何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

患爲去聲○有身故有患能無其身患將何有言身爲憂患之本而貴亦然也凡貴人之所以有憂者貴爲之累耳使其遺貴而不有則凡區區之憂畏亦爽然自失矣故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可以託天下人之累於富貴者性命之情弗能自治以居人上能無擾乎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未肯以其身爲天下也夫至人者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取養於世不嘗足矣若夫天下之富九州之養無益於生而足以爲患此所以重爲天下也如斯人者寄託之以天下則天下皆蒙其利矣

右第十三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搏音博混上聲○搏執也夷希微皆虛無之意詰察也視之不見者無異於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者也下三句之意故此故三者不可分別合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皦音皎○皦明也繩繩衆多也無物其本始也在上不加明在下不加晦動而爲萬物終則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像之像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有狀之狀有像之像者物也無狀之狀無像之像者

道也物以形器而可見道以虛無而不測惚恍不可諦視之意物皆昭晰而可察道獨惚恍而無見迎之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古之道即無也觀其對今之有而言意可見矣曰古者非在今始有也今之有謂今天下之事古始即古之道也人之應物也不知本原之無物而惑於外物以自累此世之通患也惟執古以御今者以無事爲眞宅以一有事爲應跡事雖萬變而在我之不變者常一也道紀者道之綱紀蓋天下之事其本在此故也昔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劉向曰道家者流秉本執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獨守其虛則道德五千言可以無言矣道家執無以術有精以區宇[illegible]

人南面之術也二子之論可謂善矣惜乎其猶有所未備耳何者世俗紬老子之學者其説雖多然大氐以謂棄人事之實獨任虛無而巳斯言也衆皆以爲信然而未知其大不然也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是盖任虛無以應事焉嘗棄事而獨守其虛無哉然則老子之學非不應事也第其所以御之者在不悖其虛無之本耳予觀老子之指有若此言之著明者然古之名善言老子者未嘗舉以爲說以解世俗之惑也豈非不備者哉夫學者之患在於考其文而不通其意今老子之言較然如此而論者之云乃如彼則於考其文者固巳疏矣而況其深遠之意乎○瀹膽通

右第十四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

强其丈反○通者不滯之也古之至人與道同體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既不可識豈可擬其形容哉特强爲之容以髣髴其氣象如下文之所云爾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敦音團一音堆渾上聲○猶豫皆不果之意儼矜莊貌渙散也釋解也敦完貌木未斲削曰樸曠空也濁者水不清也冬涉川常難之也畏四鄰愼自持也儼若客不敢脩也冰將釋如恐陷也若樸質而無文章也若谷虛而無所藏也若濁晦而不分明

也皆所謂强爲之容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此曰濁者雖承上文而言然實語之更端也其用字之義固與上文不同蓋彼以至人外貌若愚而言此以衆人心慮憒亂而言也濁者可以清非靜則濁之不已豈能清乎安者可以生非久則擾之不置豈能生乎井汲之多必渾木從之數必鑿人之性情有似於此除情止念則垢濁去而天光發收視返聽則精神定而眞氣生曰孰能者勉人之辭也人能從事於此進可以從麤入妙亦若古之有道者矣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上言始者入道之漸此言終身守道之常保持守也言保此道者不欲盈滿蓋盈不可久道所惡也然以

者至人之所貴新成者世俗之所貴惟不欲盈故能守其敝缺而不願為新成也

右第十五章

致虛極守靜篤虛靜者性命之本然也有生之後遷於物而背其本其不虛不靜亦甚矣故為道者必損有以之虛損動以之靜損之又損以至於虛靜之極則私欲盡而性可復矣然虛靜者實非二道蓋未有虛而不靜靜而不虛者也管子曰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又曰虛之與人也無間惟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神者至貴也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作動也復

此言靜極則能觀万物之歸於

歸根曰靜[illegible]注 [illegible]

復命曰常常[illegible]注 也知常曰明[illegible] 也不知常無明[illegible] 也妄作[illegible]也

反也言物之動終則反本也欲明守靜之道故驗之以物理下文更詳言之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芸音云 芸芸動貌根猶本也命者道賦於物有若命然也動始於靜凡物之動必復反於靜以靜爲本故也此歸根之所以爲靜乎天之性也守靜則能復其初動則逐物而失之此靜之所以爲復命乎吳幼清曰凡植木春夏則生氣自根而上達於枝葉是曰動秋冬則生氣自上反還而下藏於根是曰靜愚謂本文有歸根之辭故說者以草木釋之然此承萬物並作而言蓋通論萬物之理。固不當專指草木矣。 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天地之閒惟性命之理爲常自餘皆變而不常

者也得道者抱神以靜雖死生之大而不得與之變以能復其性命之理是以常也不能復命遷化流轉豈有常也妄作亂動也知常曰明則不知常之惑可見矣不知常妄作凶則知常之貞吉可見矣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不知常者不能虛心而容物知常者心如太虛其於物也何所不容哉不能有容者其道隘矣能小惠而不能大公也能容則蕩然公平而無偏黨之私矣公平而不偏黨此王道也故曰公乃王天道惟至公爾王者至公則其道可以配天故曰王乃天天道者均育萬物惟天爲肖之王道克配於天則亦克肖於道故曰天乃道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有道者功被萬物其神明虛靜而不變雖

歿身不殆可也此章之言蓋莊子所稱內聖外王之道也夫語王者之道其極至於王乃天天乃道其道可謂甚大矣自非聞道之君子鮮不驚怖其言或欲爲之莫知所由也乃若知反其本固不越虛靜而已矣虛靜之學成則帝王之道備於已非虛靜之外別有餘事也其道復不亦甚約乎

發老莊道術之大端也

右第十六章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猶言最上太上之君天下晏然惟知有之而已此聖人以大道爲治故其效如此

其次親之譽之 其次亞於太上者也此聖人以仁義爲治故天下欣然親之譽之然視無爲之治已有閒矣

其次畏之

言又其次其君爲下畏之蓋仁義盡而以智力爲治者也

其次侮之

又其次者爲下侮之至此則智力復窮矣

信不足有不信

太上之無爲與夫後世之有爲其本末得失之故未易知也惟明道之君子迺能深信其必然衆人知不及故信不足信不足故有不信也

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

復言太上之事猶舒遲貌貴猶重也太上之君重其言而不敢輕易言猶知如是則行事可知矣是以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正所謂下知有之也堯之民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於我何有哉蓋聖人者既無所爲則人陰享其利而不知矣

右第十七章

大道廢有仁義大道之行也民無相棄安有仁民無相犯安有義及道之衰由有不親始知有仁由有不順始知有義世皆以仁義爲至德而不知至德之有在也

智慧出有大僞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智慧之心生則其作大僞也勢所必至爾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蘇子由曰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瞍也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逄比干無桀紂也涸澤之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右第十八章昔老子之言以道爲至儒學之言以仁義爲至儒學之繼老子者此其最先者也竊嘗論之道者無爲而自然天之道也仁義者有爲而後然

人之道也道者太極仁義其陰陽乎陰陽雖大必有始也仁義雖美必有宗也道者無方無體無爲無名而無所不爲者也仁義者有名有跡各有所宜而不能相爲者也至若帝王之治亦有可得而言者三皇無爲其民無知無欲其大道之治乎五帝尚德其民慈良而正直其仁義之治乎老子先道德而後仁義意蓋如此韓退之曰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夫老子之書未嘗不以仁義爲美特以爲非美之至耳謂老子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是不知言也或者曰仁義即道也老子外仁義而言道是不識仁義也斯言近之矣而理有未盡何者儒者言仁義即道者以道不越於仁義也老子別仁義於道者以

道大於仁義也其所從言者各有謂焉耳故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穀梁傳曰仁不勝道自經傳之言仁義往往有文同而意異者當各求其指趣不可以辭害意也至於老子之言亦當因其意而求之豈可一槩以儒者之言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民之為生豈患聖智之不足而厚生利用之有關哉惟聖智出而穿鑿以生事其始也為利小其弊也為害鉅莊子所謂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民之天性自有孝慈之心豈復有待於外哉夫惟仁義出而彌文作民將取於形跡近於名譽

則孝不以誠慈不任實而天性之眞不能無傷矣此莊子所謂以仁義而易其性者也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民之始也本無盜竊之患惟智巧出而詐術滋末利多而爭心作斯盜賊之源啓矣故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屬附著也聖人之治必棄絕此三者何也以其皆與質反適文不足之事也夫質者本也文者末也務文者必沒其質逐末者必喪其本凡貴本而誠者敦厚而可久華而不實者浮薄而寡用文之不足審矣聖人知文飾之弊故令民宗附於質如下所云也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見音現○物無飾曰素木未斲曰樸見素者外見其質不加飾也抱樸者內全

其眞不分散也少私者省其自營去健羨也寡欲者節其嗜好反恬淡也或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信斯言也人之不猖狂妄行者幾希曰老子不云乎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其絕之於彼蓋欲屬之於此也夫人苟有見素抱樸之行亦豈有猖狂妄行者乎世俗不深觀老子之意鮮不以爲蕩而不法者矣

右第十九章

自昔之論者曰周之衰而文勝當世之人人不知厭其多事而用約以損其過然且驚於淫侈愈益甚焉故老子思以素樸之道而矯之蓋救文者必以質斯孔子從先進之意也于獨以爲不然何以言之夫物生斯有質質也者物之本體也其在於人人則誠慤篤實之心是也質具而後有文文也者質之飾也其

在於人則凡文物華采之屬皆是也文質之辯如此此故聖人賤文而貴質夫彼而取此所爲貴質者取其誠意之不變爾所爲賤文者慮其末流之多僞爾天下之善未有外誠而立天下之惡鮮不由僞而生故醇厚之俗不可少替於國忠信之心不可暫舍於人廢遏末而反民於樸者明王之治也務觀美而導人於僞者衰世之政也由是言之質也者古今之達道是已聖人將以爲教父豈曰矯時救弊而已哉

絕學無憂

古之君子其學以求性命之理性命之外無所用心所謂爲無爲而學無學也及其失也化而爲世俗之學文滅質博溺心其實無益而反增其憂夫學者貴以養性而養性莫若無累今世俗之學務外以累其性情豈非飲藥以加病乎絕而不爲

此言世俗善惡之相去如唯之與阿而已不啻以五十步笑百步也

可以無憂矣莊子曰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將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俗世之學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暴智越行以招號聲名於世此我所羞而不為也又曰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反之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蔽其玄光而求知於耳目是釋其昭昭而道其冥冥也○唯上聲○唯阿皆應聲幾何不多也言攓搴通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此二者但僅有遲速之分然一則為恭一則為慢其善惡之相去則遠矣事有毫釐之異而得失遽相懸如此可不致畏於幾微之際以求免於不善乎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

人之畏我亦畏約之至也釋此乃所以有戒人之樂我無樂[illegible]然釋氏之所以有定

央哉荒遠也央已也因言唯之與阿故遂言凡人所畏者皆當畏之其事蓋甚遠而未有窮已不但如應對之一事爲然耳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熙熙喜樂貌泊靜也兆者動之微如龜光之微坼也孩小兒笑也嬰兒能笑情出而心始動矣言衆人貪於外物而不勝其樂獨我之心泊然未嘗萌動如嬰兒之未能孩笑者不知衆人之樂爲樂也上言畏懼與人同此言好樂與人異蓋畏懼者聖人儆戒之常而好樂者衆人貪欲之志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不住著於物之意無所歸者性本無所歸也下文雙疊倣此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

遺失也衆人所得之多皆有贏餘我則一無所得獨若有失然得皆妄也無所得迺得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悶音門○沌猶渾沌之沌謂無知也昭昭明白察察分辯所謂爲智在毫毛而不知大寧也悶悶猶憒憒若昏悶悶明道若昧也

忽若晦寂若無所止忽若晦昏默而無所見也寂無止空寂而無所依止也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音嗣○以爲也古書謂都爲美野爲鄙言衆人皆有爲我獨頑頓若野人也雖頑頓若野人然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毋此衆人之所不爲而我之所爲也與

幼清曰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卽乳母也萬物資道而生所謂萬物之母也故曰食母

右第二十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孔大也自天地以至萬物凡成象成形而可見者皆大德之形容也然其所從出者惟道而已道之爲物惟怳惟惚惚兮怳兮其中有象怳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怳惚窈冥皆不可見之意凡物之純妙者曰精上言大德之容皆自道而出然道之爲物初無形狀之可見雖曰無形而其中則實有物甚眞謂極眞實而無僞有信謂有信驗而不忒予觀

老子之言道如此蓋極言道體之實有也則其所謂虛無者豈眞斷滅而無物邪蓋不難知矣論者徒識老子爲虛無之學不亦異乎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閱者自門出者一一而數之喻道猶門萬物皆由此而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閱多矣陸機賦川閱水而成川世閱人而爲世其用字之義並同一一劇經歷亦因此義衆甫即天地萬物是也言衆甫一一由道而往道則不與之俱往也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蓋衆甫未有不逝者故此道獨名不去耳此通上文以總首二句之意又以起下文之所云也

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衆甫可謂至多矣吾所以知其然者其以何術哉唯以此道而已蓋以其同出於道得其

母則知其子矣

右第二十一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窪烏爪反○六句並古語曲則全者缺故能全如月之未望是矣枉則直者屈故能信如尺蠖之屈是矣窪則盈者謙受益也敝則新者闇然而日章也少則得以約爲紀是以得也多則惑博而寡要是以惑也多則惑卽少則得之反上四句之意故此呉幼清曰曲一偏也易禮中庸莊子所言曲字皆以偏而不全爲曲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以下皆老子之言所以爲古語之證也此應少則得多則惑而言通

於一而萬事畢故足以爲天下法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見賢遍反○此應曲則全四句而言自見自衒露也明猶彰也夫惟不爭復申不自見四句之意天下莫能與之爭復申故明四句之意爭者由於有我是果足以上人乎聖人不爭惟無我也德莫加於無我天下其孰能與爭邪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爭故天下莫能爭以此見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實全而歸之也古語凡六舉一以包其餘也

右第二十二章

希言自然希無也自然無爲也希言之事宜若近小而老子以爲無爲之道學者能深思之則自當有見矣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飄風疾風驟雨暴雨自旦至食時爲終朝自旦至暮爲終日不能久者不終朝不終日是也飄風驟雨迺剛躁有爲而失其自然之道者也以天地之太苟失其自然之道尚至於亢極而不能久人而行之其能久乎

故從事於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無爲之謂道爲善之謂德過差之謂失虛無恬

淡寂漠無爲從事於道道者也同於道道亦如道之長久矣所謂希言自然者是也孝弟忠信樂善不倦從事於德者也同於德亦如德之言善矣反道背德安於危亡從事於失者也同於失亦如失之凶亂矣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感應之理各以類至古語曰大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信不足有不信得失之應象其行事此理之必然者顧其理難知信不及此則有不信耳

右第二十三章

本作企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

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跂企通○舉踵曰跂張足曰跨

立欲增高則反害其立行欲增闊則反害其行借易見者喻下所云也自見自是自伐自矜蓋本有功與能者也惟其欲自夸大則反喪其美亦不能有終也

其於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行去聲○贅疣贅也有功而加以自伐有能而加以自矜以道而論之所謂餘食贅行矣食之殘者本雖美而後可穢也行之如贅者本雖有功而卒可醜也此物情之所憎惡有道之士固不以此自處也抑嘗聞之聖人有功而不伐人直以此以爲恭謙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夫性之體未始有物則無我廼其固然者其有我也人心之所生耳聖人知天性之無我是

章釋內丹之
何安性理為
太極之道
家為混沌

以去功名而不居蓋我尚不有而況於有其功名乎。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右第二十四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混渾通先天地生豈有生乎原之於前而無始則要之於後而無終矣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寂寥無形之意周徧也凡物有因則勢固無輔則力屈此獨立之所以易改也居其所則安出其域則關此周行之所以易殆也道無匹偶於天下獨立於萬物之表而未嘗改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徧行於六合之閒而無所

一所非法本無定名

危殆夫義小不能兼濟德博而後遠施道之神妙若是故能均養萬物而可爲天下母也

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強其丈反

○名者自命也字者人所呼也道無名故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言從而稱之也字依乎名旣有字不可反無無名則強爲之名曰大彼本無名吾與之名也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強爲之名非定名也苟執一強名者而稱之其失不旣多乎故累變其辭以見其德之無窮而多名不足以盡之也王輔嗣曰逝行也不守一大體而已周行無所不至故曰逝也不偏於一逝無所不極故曰遠也不隨於所適其體獨立故曰反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

居其一焉道爲天下母均養萬物而天地以陰陽佐之此三者之所以爲大也三者雖卒然非有王者則亦無以統理萬物故必授命一人以爲億兆之主王亦大者此也域中惟有四大而王居其一不亦貴乎然必眞能盡其所以大者斯可以列於四大也老子言此所以勸王者之意深矣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指王者而言法者效法也地產萬物而王者牧養之效坤德也天覆萬物而地容載之承天施也道母萬物而天發生之助道化也大道虛無清靜而常無爲因自然也此章先言道而次及於天地王者廼其指趣歸乎勉王者而已李約讀法地地爲句絕謂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法地者令與地同同地故曰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意

皆放此法自然者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而王者當法之爾其說亦通

右第二十五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根本也躁者動之甚而煩擾也君主也此非但枝其本末貴賤之不同意在安危存亡之不同爾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君子士大夫之稱古者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重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也公羊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高出物外而無繫著也承上言輕重靜躁其事不同君子知其然故其行也不敢輕疾而遠

去其輜重其燕處也雖佳麗之玩在前而無所繫累見君子隨其所在而未嘗失於輕躁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奈如也輕躁者君子莫之肯爲也奈何萬乘之主所繫至重顧可輕其身於天下乎人主輕其身於天下禍患之所必至也盖人主行事輕脫則臣之有識者憂其不足輔也而有去志是不能有其臣也故曰輕則失臣多欲躁擾無有止息則下人叛之而有危亡之禍是不能有其國也故曰躁則失君

右第二十六章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

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謫音摘鍵巨偃反○瑕疵也謫過也籌策計者所用之籌以竹爲之關鍵拒門木也約束也凡人能行而不免軌轍之跡能言而不免瑕疵之失能計而不免推籌之煩能閉而可開能結而可解此皆未足爲善也若乃善行渾然而無跡善言粹然而無瑕善計不以籌策而萬物不能亂善閉不以關鍵而天下不可開善結不以繩約而天下不可解如此者信乎足以爲善矣首言五者之善甚異欲人以譬聖人善救之道亦若是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世所謂君子者其道狹而不廣其施偏而不公人之善者喜其

一作本

一作微

迷一作敗

同巳而救之其不善者知惡而不知愛也夫如是則其所棄之人物亦多矣惟聖人者其心無私其救無類凡天下之人物聖人常善救之故未嘗有一人一物爲聖人所棄而不救者也襲重也襲明猶言重明謂聖人之智明而又明也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資助也善人者非獨善而已固人之儀表也不善人能效其所爲則可改其不善而入於善此善人所以爲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非必終於不善也亦在所養耳善人能收而教之則亦各有所成就而善人復獲其用此不善人所以爲善人之資也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善人不善人之師若不善人顧自絶於善人不知親附以求益

我佛如來於五百劫作忍辱仙人得無生法忍人天欽仰入大寂涅槃法性圓明寂光常住此之謂也

是不責其師也不善人善人之資若善人者棄絕不善之人不知愛惜而教之是不愛其資也二者之所爲皆過矣雖曰智者未免大惑也是謂切要之道顧微妙而知之者寡耳列子曰聖職教化夫聖賢之任唯在教化而凡民之事正在從教天下之道其孰有切於此哉

右第二十七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

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復並扶又反○守保也雄剛強雌柔弱白明顯黒昏昧榮尊高辱卑下谿谷衆水所注天下極言之也式法也凡人之剛強與夫自見自高者求以服人而人愈不與也夫惟知剛強之不可守而守其柔弱知明顯之不可守而守其韜晦知尊榮之不可守而守其卑下如此則自後而人先之自卑而人高之是以爲天下之所歸往爲天下之所取法矣常德者柔弱晦昧卑下固恒久之德也忒爽也足全也無極猶無窮樸謂道之純全也嬰兒無極樸實人固有之道故皆以復歸言之或疑欲守其雌亦獨守此而已矣又何言乎知其雄邪蓋知其雄而守其雌此足以爲雄而寧爲雌也故可謂之守雌若不及知雄而爲雌

則其材固樸也夫豈守樸之謂哉列子曰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淮南子曰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也

樸散而為器

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三言者譬喻之辭官長羣有司之長制裁斷也割分裂也樸者道之全體散而為器則道隱於小成矣夫道者無一物而萬物莫不由也樸無一器而眾器無不具也官長無一職而眾職無不統也及夫道散而為物物各有能而不出其位也天不能載地不能覆天有所短聖有所否況其下乎樸散而為器器各有宜而不能相通也官長分而為有司有司各有所守而不能相

彙也是故樸散而爲器非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聖人之所不爲也聖人如用之其爲官長而不爲有司乎凡裁物者必分割之所成彌多而其全彌虧矣故大制不割即樸散爲器之反也此承上文言樸遂復取譬而互明之欲人知抱樸爲貴而樸散爲下也

右第二十八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取猶致也言人主將欲致天下之治而不知其道迺以有爲而爲之此不可得天下之治已盖天下之爲物也

猶夫神器非人之所能爲也故爲而欲成適所以敗執而欲得適所以失耳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乖通變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呴音許一音虛○此言天下所以不可爲也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或呴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載而動或隳而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行者不可使之隨呴者不可使之吹是故因其勢而道之者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爲之者煩勞而物愈擾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物各有自然之性豈可作爲以反害之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惟因其自然而已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若後世夸溢驕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

漢書黃霸傳曰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其言蓋本於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若夫小而無害者則因循而不必改作此漢儒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適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右第二十九章 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呂氏春秋曰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太史公曰道家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按此並古之至人之遺言三子者去古未遠故能

傳道之耳未于曰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只因來徽憑謂因者循物之理而已不與也斯理也儒者之六經蓋往往言之未可專以為道家之說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好去聲還旋道○好還猶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兵之毒天下甚矣絕人之命滅人之社稷人之所愁鬼之所疾未有不反受其禍也師兵衆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言宿兵不解農事廢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干陰陽之和也三者之禍皆以兵強天下之所致也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

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果決也承上而言以兵强天下之禍如此是以善用兵者但疾决而止不敢以取强於天下也詩曰不留不處孫武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果而勿矜以下歷言善用兵者之事其丁寧之意切矣矜自恃也伐夸大也驕恣肆也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此因勿强而言壯强也道以柔弱而能久故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也早已謂不能久物理如此以見兵之强壯者亦不能久此善用兵者所以當果而勿强也

右第三十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

處也司馬溫公曰兵愈佳則害人愈多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左爲陽爲生右爲陰爲死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此中言首四句之意恬澹安靜也美猶善也兵者非君子之器如不得已而用之宜以安靜爲上縱能勝敵而心亦不善蓋兵雖獲勝殺人必多君子之心故不善也若善其勝是無惻隱憯怛之心而樂殺人矣樂殺人者天絕之民叛之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

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此申言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之意禮吉事以左爲尚喪事以右爲尚軍禮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迺以喪禮處之故以右爲尚也古者制軍禮如此寓戒之意深矣故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至於戰勝亦以喪禮處之皆行尚右之意也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道常無名然曰道道者無名之強名耳道體甚微發於用而後大故謂樸樸爲小天下不敢臣謂其尊而無上也侯

原作括 邊案作後 一作候

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侯諸侯王王者賓服從也天地人物皆原於道所以能彼此交感而往來相應也故侯王誠能守道則萬物自賓天地自和百姓自均此三者皆感應自然之理也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始制承上文之樸而言有名承無名而言道之樸無名及始制則有名矣制者裁其樸而分析之也上古之時天下之生漸久帝王之制始作億兆之衆必立長以統率之斯有君臣之名矣諸夏之遠必建國以分治之斯有侯王之名矣或燔黍捭豚或折俎加豆而飲食之禮起矣或橧巢營窟或上棟下宇而宮室之制興矣

或懋遷有無而食貨之利出矣或飭化八材而器械之用備矣或觀民設教而官府之治立矣或任土作貢而財賦之法修矣天下之名因事寖多於斯時也知止可也過此以往名愈衆而實愈喪矣後世由不知此故事多創於易姓名偕增於變古簡者更而繁僨者化而奢質者故而華扃者易而薄日新月盛莫知紀極由是衰薄之風不絕而陵夷之勢成矣原其所由來咎在狥名背實而不知止故也是以保于及夫始制有名之時宜爲初吉終亂之慮貴因循重改作知有名之可已也尚質實損文致知無益之不足事也夫善定傾者先其未危工救衰者及其方盛今也名既有而亟知止所以保恒久之治而無危殆之患也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蘇子由曰

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賓其所宗愚謂此二言者以重戒侯王惟當守道則天人自然應之不可舍此而外求之於名也

右第三十二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

有知人之鑒而能辨別之可謂智矣然而未若自知之難也惟能自知其性者此天下之至明者也有勝人之勇而能制服之可謂有力矣然而未若自勝之難也惟能自勝其私意者此天下之至强者也

知足者富

不知足者其欲無厭雖有有餘之富而恒

無餘湼槃取之不磨磨之不滅

無窮之語尤深佛理若所云天命之性為古今聖愚公共之物亦非顏子所能專是非法性涅不行非吾儒之書也

若不足此不可謂之富也惟知足者贍然無欲隨所有而裕如也可謂富矣

强行者有志

不能强行者其行多廢其志不足掭也惟强行者其進不已道遠而志彌厲可謂有志者矣

不失其所者久

物各有其所失其所者亡得其所者久物皆然心爲甚不離於眞者不失其所矣老子之指其在茲乎

死而不亡者壽

山楊氏有言顏跖之夭壽不齊何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顏雖夭而不亡者猶在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聯菴論之曰楊氏援老聃之言非吾儒之所宜言也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

又云氣散而精魂猶存則物不化猶有佛説其從是非[illegible]

所以語顏子也二先生之說學者之所當辯也

右第三十三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汎者周流無滯之意可左右者言其無所不可舉左右以例其餘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 凡物之始生必賴道而後生道則皆供其求而未嘗辭拒及物生而成遂道之生育之功至於成就也道則不居其功而不名已有始既生之終復成之其愛養萬物至矣雖有德於物而終不爲之主凡人情勞則必怠孰能如道備資始之勞而不辭有功必自居孰能如道致成功之盛而不有苟身養之必爲

之主孰能如道極愛養之德而不私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夫道漠然無心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殆可名於小矣至於萬物歸之然終委之而不與又可名於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聖人之心猶夫道也雖其德甚大而終不自大此其所以爲大也

右第三十四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執守也大象道也不害利也聖人守道無爲而天下自往歸之天下既歸聖人復能利之而使之安寧均平舒可

泰也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既盡也今有鼓樂飲食於此輙能使行者之留止爲其有聲容之美麗滋味之甘故也迺若道者則言之而無味視之而無見聽之而無聞曾不如樂餌之可悅然取而用之則能承天下後世而無盡區區樂餌之樂不可同日而論矣

右第三十五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翕闔也張開也固者本然之辭微明其理雖明而實隱微也董思靖曰必固云者言物之將歙必先本來已張然後歙者隨之此消息盈虛相因之理也**柔勝剛弱勝強**物盛則衰有如上文之所云者則柔能勝剛弱能勝強明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喻國之威武權勢之屬示觀也猶春秋傳所云觀兵覿武也剛強者危亡之道也柔弱者安存之道也有國家者豈可以強大而自恃乎今夫魚能深潛則常活不可躁動而脫於淵不爾則為人所制而菑害及之矣譬國能守柔則常安不可矜其威力以觀示於天下不爾則勢窮力屈而國家不可保矣

右第三十六章程子嘗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卻入權詐上去如將欲歙之必固與之之類程子之言豈可謂其不然然學者務在求是而已理苟未安雖大儒之言固未可盡執以爲是也竊謂此章首明物盛則衰之理大言剛強之不如柔弱末則因戒人之不可用剛也豈誠權詐之術而與二篇之言相反哉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況權詐乎按史記陳平本治黃帝老子之術及其封侯嘗自言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由是言之謂老子爲權數之學是觀其所禁而復爲書以教人必不然矣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常無爲然天下之物莫非道之所爲也列子日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無不能也卽此意也昔程子曰老子曰無爲又曰無不爲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予觀老子之言正與易合而程子與一不與一其論近於不平矣其曰當有爲而以無爲爲之此用其私心未免有爲者之弊老子之意本不如此此不知程子何據而言也夫至人靜而無爲有不待言至於動而應物則又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是亦未始有爲也故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此至人之心已世之私意小智之人固有

如程子之所訶以之譏老子之道而語至人之心殊不然矣

王侯若能守萬物將自化無爲自化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作動也鎮者壓定之使不動也承上言民既化矣及其久也民之情志將動而風俗將變蓋或加美於實實增多於易簡而稍稍貴於名跡也惟聖人復能辯之於早防之於漸於是鎮之以無名之樸使民皆止於是而免於末流之弊焉夫無名之樸亦云至矣然使有欲之之心是猶爲有欲也故亦必不欲顯爲恬靜之至尊人心無所欲則自正達之天下而天下自[illegible]矣

右第三十七章按此章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宅章亦曰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二章之言最爲相類蓋所謂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後之爲治者惜哉其莫之察也竊嘗論之自生民以來訖于唐虞說者推其年數蓋三四萬歲云民之初生其俗固爲草昧要不過萬餘歲耳其後二三萬歲之閒生民之道固當久備而容有致飭亨盡之患矣今驗之詩書而唐虞之質可考也由唐虞而上風俗之厚又可次第而推矣蓋由在昔聖賢世出其爲治之跡信有如老子之所云者故淳素之風傳數萬歲而不絕如古之無聖人則上古之渾勢豈能如是之悠久而文巧之俗豈俟周之衰而始病乎自周之衰至於近代

其閒僅二千餘歲而風俗之弊極矣烏虖古者越二三萬歲而民風之美曾不止息後世越二千餘歲而風俗輒已大敗其故可知也然後之爲治者承歷代文勝之弊曾不能改顧蓋甚之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此之謂也

老子集解上